

仙话

趣说“做牙”

□杨清丽

早年间在闽南地区,每月农历初二、十六,民间都会举行一些祭祀活动,也被称为“做牙”。那么,一年到底有多少次“做牙”呢?除闰正月外有闰月的年份是二十四次,有闰正月或没有闰月的年份是二十二次。为什么要强调闰正月呢?听说是因为正月不“做牙”。不过据相关记载,闰正月极为罕见,上一个闰正月出现在1640年,而下一次要等到2262年,因此可以说,有闰月的年份几乎都要做二十四次“牙”。

“做牙”的习俗是怎么来的呢?民间流传着三个“版本”,一个是说闽南语中的“牙”发音与“个”相似,闽南地区一年中祭祀活动不少,因而用“做牙”指代其中的第几个。另一种说法是指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为祭祀活动准备的菜肴,之后可以让大家打牙祭,因此被形容为“做牙”。还有一种说法是,古代商人常在年底宴请帮忙

介绍生意的“牙郎”,摆宴的日子通常选在农历十二月十六,故称“做牙”。

如今提起“做牙”,本地人熟知的是每年腊月十六的做“尾牙”,不少经商的人在这天筹备“尾牙宴”,邀请员工、合作伙伴与亲朋好友来欢聚,也为迎接春节“预热”。我印象很深的是,儿时每逢“尾牙日”,家里做的饭菜一定比平时丰盛,大菜更是一道接着一道摆上桌。这一天,祖母总要念叨几句与“做牙”有关的俗语,比如“一年做透透,就看这一顿”“吃头牙捻嘴须,吃尾牙面忧愁”。说话间,她还会回忆起过去参加“尾牙宴”遇到的趣事,比如最后端上桌的一盘鸡肉,如果看见鸡头朝向谁,就代表有员工将被解雇,因此才衍生出另外一句俗语——“尾牙无好顿”。我曾好奇地

问祖母:“如果老板想留下所有员工,鸡头应该朝哪里呢?”祖母听后笑着说:“那老板肯定会把盘子转个方向,让鸡头朝向我,员工们见了就能放心吃大餐了。”后来听祖母说起,我才知道以前准备“尾牙宴”的食材也有讲究,若是店家打算宴请伙计,定不会选鱿鱼作食材,因为鱿鱼切花刀后,入锅一炒就收缩卷起,容易让人联想到“炒鱿鱼”的意思。

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,我的父亲在隔壁镇的一所中学任教,那时一到“尾牙

日”,祖母念叨的话就变成“尾牙先生,送神长年”,意思是父亲即将从那个海滨小镇回家过年了。有一年的“尾牙日”,当夕阳给云朵抹上橘红色的胭脂,祖母开心地告诉我:“到村口去等你父亲吧,他早就说过,‘尾牙’这天学校开始放寒假了,可以赶回来。”一听这话,我立马跑去村口的“番仔楼”,三步并作两步上二楼,然后朝进村的小路张望。果然没过多久,就看见父亲风尘仆仆的身影,手里还拎着几条用菅芒叶子捆扎的咸带鱼。

过两天又到一年一度的“尾牙日”,家里已经备好了新鲜食材,灶台边飘着饭菜香,家人也都陆续归乡,而等这顿“尾牙宴”开席,也就离年兜更近一步了。



做一件事,与其喊破嗓子,不如先跨出第一步,方能看到成功的希望。



小镇的春联摊

□贺得胜

在小镇的集市上,有一处独特的风景,那是李大爷的春联摊子。每年腊八过后,他都会早早地在集市的一隅支起小摊,一张老旧的木桌,一方墨砚,数支毛笔以及一摞摞裁好的红纸,便构成了这个充满年味的小天地。

已过古稀之年的李大爷是一位书法爱好者,一手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、飘逸洒脱。平时他都在家练字,自娱自乐,只有到了腊月,集市开始卖年货了,他才出来摆摊写春联。

和其他摊主一样,李大爷也是一大早就来摆摊。他经常不紧不慢地整理好摊位,将毛笔一支支摆整齐,再往砚台里注满墨汁,也不用吆喝,墨香很快就能引来不少顾客。

李大爷写春联时,神情一向专注,即使摊前围满人,他也不受影响。李大爷的笔法时而刚劲有力,如苍松挺拔,时而婉转流畅,似溪流潺潺。他写的字仿佛都被赋予了生命,在红纸上跳跃、欢腾,好似在诉说着对新年的希望与憧憬。“大爷,给我写一副对联,要喜庆点,来年图个好彩头。”听见有顾客要买春联,李大爷一边连声答应,一边取出新的红纸,之后略作思考,便下笔如飞。“瑞气盈门增百福,祥光满院纳千祥”,字体饱满圆润,洋溢着吉祥之气,周围的人见了纷纷叫好,有的人还拿出手机拍照留念。

周末来集市买年货的人络绎不绝,李大爷的小摊更是热闹非凡。他时常一边写春联,一边和顾客们闲聊,询问他们的新年愿望,并默默把顾客的期盼写进春联里。到了午后,李大爷才得空停下手中的笔,喝一口保温杯里的热茶,润润嗓子,不过他很快又会继续沉浸在笔墨的世界里。直到顾客变少,李大爷才有时间“精雕细琢”一副春联,有时是在一些春联上加一些别致的小图案,比如画一朵盛开的梅花,寓意“傲雪凌霜”,或是绘一只灵动的喜鹊,象征“喜事临门”。这些小小的点缀,总能春联变得更加生动有趣。

临近傍晚,集市上的人潮渐渐散去,李大爷的春联也卖完了。他手脚麻利地收拾摊位,虽然忙碌了一天,但脸上依然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离开时,有人与李大爷打招呼,问他明天还来吗,他笑着回答道:“肯定来,快过年了,买春联的人多,我明天得早点来。”的确,接下来的日子里,会有更多的人来买李大爷亲手写春联,而他也将继续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,书写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新年的祝福,让春联的墨香在小镇上飘散,年复一年,岁岁悠长。



冬夜剥花生

□安宇影

前几日回家,父亲给我装了半尼龙袋的花生。但是家里空间小,放在哪儿都觉得局促碍事,我便寻思把花生壳剥掉,只留下花生米,以便存放。

于是周末晚上,我和先生便坐着一边看电视,一边剥花生。好多年没剥过那么多花生,起初还算轻松,过了一会儿,我就感觉两手的拇指和食指都疼起来,只得赶紧找来一副手套戴上。

这样的场景也勾起了我年少时的回忆。那时的冬夜,一家人也是这样围坐在堂屋里,一边剥花生,一边谈天说地。屋外刮着呼呼的北风,屋内烧着一盆炭火,橘红色的火苗把每个人的脸庞都烘得暖融融的。过去家里没有脱壳机,花生都得靠手工剥壳。收集起来的花生米,一部分留作来年的种子,另外一些用来榨油或带去市场上售卖。虽然手工剥壳很费劲,但是当时花生米的价格比带壳的花生高,不少人家都会选择剥壳后再把花生卖掉。漫漫寒冬,也是农闲时,大家也借由剥花生打发时间。

剥花生磨得手疼,有的人便琢磨出省力的小技巧,比如

找来两根粗细相当的小木棍,用胶皮将两根木棍的一端绑在一起,就变成一个简易的夹子。用这个夹子夹花生壳,只需轻轻一捏就能打开壳,比起直接用手剥,省了不少力气。不过这样做仍需要技巧,一旦用力过猛,容易把花生米夹伤或夹碎,就无法留作种子了。

我母亲是个急性子,有时剥不开花生壳,便会直接用嘴咬,如同嗑瓜子一样。她总是坐在一个竹编的垫子上,面前摆一个空竹筐,旁边再放一篮子带壳的花生。只见她的身子微微前倾,手指使劲按压花生壳,咔嚓一声响起,花生米掉出来,随即落入空竹筐中。母亲的动作一向行云流水,很快竹筐里就堆满了花生米,之后把一些难剥开的凑成堆,母亲才将它们逐一拿起来放进嘴里嗑。只是这样嗑一会儿,容易

口干舌燥,嘴里如同吃了土一样,十分难受。但母亲不在意,只说睡前去漱漱口就好了,印象中她总是这样,做什么事都急匆匆的,从不知道爱惜自己一点。

父亲比较有耐心,时常不紧不慢地剥花生,边剥还会边给我讲故事。有时候,我听着故事,不知不觉便打起瞌睡,一不小心还倒在花生壳堆上。父亲见了只得放下手里的花生,轻手轻脚地把我抱进卧室,之后再回堂屋,继续和母亲一起剥花生,直到深夜。

偶尔,嘴馋的我会火盆里埋一块地瓜,或者撒几颗花生,烤熟后迫不及待地扒开吃,往往吃得嘴上、手上都黑乎乎的,引得父母忍俊不禁。我却乐在其中,就像朱自清先生在《冬天》中写儿时冬天的晚上,他的父亲用小铁



(CRP 图)

锅给他煮嫩豆腐吃,热腾腾的豆腐吃下去,浑身暖和,这种温暖的感觉绵延一生。于我而言,冬夜里一家人围坐火盆剥花生的时光,又何尝不是如此?

一晃十多年过去,那些温暖的画面,如今再回想起来,竟恍如一场旧梦。梦里有跳动的火苗,有清脆的剥壳声,有父母的笑容,还有满屋子的花生香。我儿时懵懂无知,只道当时是寻常,直到现在才明白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



养盆栽的乐趣

□杨卫星

我居住的城市,冬日温度适宜,连带阳台上摆放的两盆月季、六盆朝天椒都长得生机勃勃。

五年前,我搬进新家后添置了那两盆月季。起初,它们的枝叶不多,看起来不太有精神,没想到养了一段时间,不仅变得枝条纵横交错,还盛开了不少深红色的重瓣花朵。朵朵鲜花在绿叶映衬下显得妩媚多姿,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。朝天椒则是今年快落霜的时候,妻子从老家的菜园子移栽回来的。被放置在阳台后,舒适的温度为朝天椒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,它们先绽放了白色的花朵,凋谢后枝上又冒出一颗颗果实,初为翠绿色,之后渐渐变长、变红,最后变成小火炬的形状,一根根挂在长短不齐的枝梢上,十分抢眼。

入冬后,妻子一时兴起,把几株盆栽交叉摆放,没想到朝天椒和月季在生长过程中,竟然呈现出意想不到的美感。先是月季为了“示好”,把嫩枝叶伸向朝天椒,慢慢也抽出枝条给予“回应”。一来一往,两种植物从陌生到熟悉,传递着同气连枝的愉悦,也逐渐形成枝缠枝的姿态。如今,有的朝天椒藏在月季的绿叶中,有的月季则

被朝天椒簇拥着绽放,青枝绿叶不断延伸,占满了阳台一角,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为嫁接的新品种。

每次有朋友来我家做客,都会被那些交叉摆放的盆栽吸引,有的人感叹朝天椒成就了月季花的娇美,也有的人认为月季花的妩媚映衬了朝天椒的别致。这让我想起在书中看到的一句话:“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,但不可能走得很远,只有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。”想来正是因为我家阳台上养的植物有着相互包容、相互欣赏的天性,才呈现出“椒中有花,花中有椒”的独特景致。

现在,家里人一得空,都会帮忙给阳台的盆栽施肥、浇水、松土或修剪枝叶,孩子们还打趣说是为生活增添乐趣。的确,长期与花草相伴,不仅可以培养人的耐性,观察花朵绿叶的生长,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。闲暇时,我喜欢坐在绿植旁边的藤椅上,手捧书卷,看一段文字,闻花香芬芳,自有一缕甜美绕心头。或是在溢满植物香气的屋子里,沏茶一壶,或与花对饮,或潜心写作,抑或站立窗前,遥望

窗外的景色,幸福感都会随之剧增。

自古以来,养家植物总是深得人们喜爱,因此还创作了不少托物言志的诗文,例如“一寸芳心须自保,长松百尺有为翁”是怀质抱真的品格和自律修养;“养花分宿雨,剪叶补秋衣”是对大自然的向往和安逸生活的满足;“怅然忆家乡乐,抱瓮何时更养花”则是游子渴望回乡,安享晚年的真情表白。从古至今,类似的诗文字字精巧,句句含蓄,篇章之多更是举不胜举,无不记述着家养绿植的美好。

妻子常说:“细品生活多趣事,静养绿植慢养心。”仔细想想,确实如此,植物是发现美、感悟美、享受美的催化剂,通过照料它们得到精神慰藉,还可以获得颇多实用好处,比方说如今炒菜时,我总会随手摘一根辣椒做调料,不但成就感瞬间飙升,感觉饭菜的味道也比平时香得多。



生活需要“荤素搭配”

□吴昆

在饮食的世界里,荤素搭配是不变的智慧,既可以调和滋味,也能兼顾身体的营养所需。就像肉的醇厚与菜的清新相互交融,方能成就一顿美味且健康的佳肴。而生活,也如同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,需要荤素搭配,才能有滋有味,和诣美满。

荤,恰似生活中的浓烈与激情。它是为梦想拼搏时的全力以赴,也是在事业舞台上绽放光芒的荣耀时刻。那些热血沸腾的奋斗,如同红烧排骨,色泽诱人,香气四溢,咬上一口,让人倍感满足。我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,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前行,追求心中目标,也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与赞赏。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“荤”,它给予我们动力,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活力。

然而,一味地沉浸在荤的浓烈中,生活反倒容易变得乏味。正如过度食用大鱼大肉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一样,过度追逐功利与激情,心也会感到疲惫不堪。此时,素的淡雅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素,可以将其视为生活中的宁静与淡泊,比如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前的

温柔,或是午后一杯清茶、一本好书带来的惬意,又或是漫步在乡间小道上聆听鸟语花香的悠然。在忙碌的生活间隙,停下脚步,去欣赏一朵花的盛开,去聆听一首悠扬的音乐,或是陪伴家人度过一段温馨的时光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事,如同清炒时蔬,虽无华丽的外表,却有清新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,不仅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,还能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港湾。

生活中的“素”,有时则像一种内心的修行。在面对挫折与困难时,保持一颗平和的心,不抱怨,不气馁,用淡然的态度去接纳生活的不如意。也在得失面前守得一份从容,在纷扰之中留一份清醒,不慌不忙地做好眼前事,走好脚下的路。这种素,是一种精神的富足,能让

我们在纷扰中守住本心,不被外界的浮躁所裹挟。

荤素搭配的生活,还是一种平衡的艺术。正如烹饪中,厨师需要巧妙地把荤素食材的比例,我们在生活中要懂得合理分配时间与精力,在追求梦想的同时,不忘感受生活的美好;在经历风雨之后,能静下心来品味平淡中的幸福。当我们在工作中全力以赴取得成就时,别忘了给自己放个假,与亲朋好友相聚,分享这份喜悦。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困境时,也不要灰心丧气,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照亮前行的路。

生活这顿大餐,因有荤的激情澎湃,素的宁静致远,才显得丰富多彩。在这荤素相间的滋味里,我们方能日子过得愈加有滋有味、从容自在。

《泉州文学》2026年第一期

(总第336期)

小说天地

新月之夜遭遇双星
七日悬命批
一念关山

江子辰
吴谨程
若 若

美食之都

舌尖上的回忆
一碗石花膏
面线米粉里的乡愁
五香百味
外婆的湖头米粉
我思念的“老泉州”味道

张 娜
林金德
纪建强
潘毓秀
陈怡晴
苏俊楠

散文荟萃

去观山
秋色之约
清溪泛舟
吃草
岑兜听戏
追不上
朴实晋江

绿 萍
傅俊珂
余子艺
毛永温
陈向阳
郑桂云
李伟明

诗歌在线

●纸上高处

旷野诗篇(组诗)
我的阿勒泰(组诗)
海女抒情(组诗)

游 离
芷 茜
少木森

●刺桐风格

去年的叶,红到了今年(组诗)
逆风而行(组诗)
去爱可爱的事物(外一首)
重要的日子(外一首)
容器(外一首)
不声不响地生活(外一首)

杨晓枫
林美聪
蔡育姬
张飞明
零 渡
茉 苜

●诗意短制

古 月(台湾) 魏鹏展(香港)
郭怀望 邱于益

文学评论

吴撤究竟在“我”里面放了什么
被他写下的点滴,是铭刻于心的存在
日常叙事与情节的诗化演绎

蔡芳本
张家鸿
江 浩



佚名

甲:“佚名”这个人好厉害,写了好多文章。”
乙:“是啊,我上学的时候就经常看他的文章。”
甲:“那他现在还在写作吗?”
乙:“可能还在写,只是一直没火起来。”

买面粉

今天去超市买东西,结账排了一大堆人,等到小新家买面粉时,收银员发现他买的面粉条形码扫不出来,只得跟他说:“先生,您换一袋面粉吧。”
小新家生气地说:“我排半天队了,就买这袋,你再试试。”收银员只得去后台查价格,查完后回答道:“先生,我们超市没卖这种面粉,你把外面面粉房的面粉拿过来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